

浙江文叢

輿地紀勝

〔第一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輿地紀勝

〔第一冊〕
卷第一至七

〔宋〕王象之編著 趙一生點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輿地紀勝 / (宋) 王象之編著; 趙一生點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12
(浙江文叢)
ISBN 978-7-80715-979-7

I. ①輿… II. ①王… ②趙… III. ①地理志—中國—
南宋 IV. ①K290.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66754 號

輿地紀勝

(全十三冊)

(宋)王象之 編著 趙一生 點校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特約編輯 肖景之

責任編輯 況正兵 陳小林 路偉 吳迪 李林 劉蔚 王振中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印務 賈 敏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280

字 數 3225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0715-979-7

定 價 1600.00 圓(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ISBN 978-7-80715-979-7



9 787807 159797 >

輿地紀勝卷第一

文選樓影宋鈔本

東陽王象之編

甘泉岑

銛銘
長生

校刊

行在所

漢書云天子以四海爲家故所居曰行在所象之諸
按西漢地理志則以長安爲首東漢郡國志則以二
河爲首今行在臨安府爲中興駐驛之地故地理以
行在爲首又熊克中興小歷高宗建炎三年二月壬
戌上入杭州州治駐驛又李心傳中興繫年錄云建
炎三年二月壬戌上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顯甯寺
爲尙書省中興小歷云是年三月丁卯上發杭州幸
江甯府閏八月復幸浙西後自海道回以四年四月
駐驛越州紹興元年十一月詔以紹興府漕運頗艱
難以久駐可移驛臨安府紹興二年正月壬寅上幸
浙西丙午至臨安府駐驛紹興六年僞齊入寇上發
臨安府次平江府七年二月庚申發平江府幸建康
府辛未駐驛建康紹興八年正月辛丑詔復幸浙西
癸亥發建康戊寅至臨安府駐驛下詔曰昔在光武



輿地紀勝序



地理者尚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記
 不為不多然不通辨古今折同異攷山川之形勢
 南北之離合資遊談而誇辯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
 山川之精華以借助於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使
 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効奇於左右
 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余少侍
 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獨恨未能執簡
 操牘以紀其勝及仲兄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兄中甫

紀勝卷

《輿地紀勝》清抄本(上海圖書館藏)

序

陳橋驛

老友趙一生先生以其所點校整理的《輿地紀勝》命序於我。我和趙先生的交誼已逾六十年，當然應該承命。趙先生是東陽人，一位現代東陽學者點校另一位古代東陽學者的著作。何況趙先生長期供職於出版界，老馬識途，當然得心應手。所以我受命作序，實在是既愧愚鈍，却又不勝榮幸。東陽長期來號稱『教授之鄉』，我曾數度經涉此邑，目擊其民風淳樸而學術鼎盛，曾與此邑有密切關係。現在雖年已九旬，但回首往事，歷歷如在眼前。既已受命，首先有必要把我當年與此邑的關係作點交代。

抗日戰爭爆發於一九三七年，我求學的省立紹興中學，直到一九三九年初，仍在紹興城內原校址上課。無非是空襲警報響時躲一躲防空壕而已。但這年四月，從敵戰區的杭州傳來情報。日寇飛機行將轟炸浙東城市。我們就早出晚歸，到郊區上課。這年五月，敵機果然轟炸紹興城市，學校中心受炸而毀了部分屋舍。於是學校被迫搬遷，紹中是浙東名校，省方非常重視，校本部遷至諸暨楓橋鎮的花明泉村，並在嵊縣（今嵊州）崇仁鎮的廿八都村設立分部。此兩村不僅都有許多祠堂廟宇可作校舍，而且都是書香洋溢的名村。我省著名學者先師姚軒卿先生在其遺著《魯齋隨筆》〔一〕中，多有對此兩村著名人物掌故的議論。一九四一年春，敵寇突

然侵占紹興至寧波一綫，楓橋因距浙贛鐵路較近，校本部隨即撤消而全校集中到崇仁廿八都。雖然學生多來自淪陷區，一切依靠政府。生活困難而絃歌不輟，學風稱優。

一九四一年的除夕之夜，其時正值同學們解衣就寢。學校派人到村內各宿舍緊急通知，轉達崇仁鎮的急示：寧、紹二城敵寇，已經開始向南流竄，似有侵占諸暨、嵊縣之意。要學校即作應變措施。時在夜間，學校無法召集學生，經校長與教務、訓導、總務幾位主任急議，訂出幾條措施，立刻筆錄多份，派人到各宿舍宣讀：第一，嵊縣、諸暨及這些地區附近學生，立刻回家；第二，浙贛鐵路今夜從安華鎮（諸暨以南）仍通車，要去金華等地的，立刻夜行，明日就到義烏搭車；第三，崇仁廿八都目標太大，絕非安全之地，學校已與附近幾個小村聯係，無路可走者，明晨搬遷到學校指定的幾個小村暫避。

當時我們高中二年級有五位同學家均在已經淪陷的紹興城內（因為敵寇只占城市，不少家在紹興鄉間的同學，不得已時可以設法回家），可謂走投無路。因知常山繡溪鄉適由省方辦起省立第三臨時中學，也專收淪陷區學生。所以決定夜行，趕往常山續學，好在時逢冬令，衣服都穿在身上，背包并不沉重。於是稍作打點，背起被包，摸黑到崇仁上公路，其時已入一九四二年元旦。我們都是飢腸轆轆，預備到嵊縣的最西大鎮長樂吃點東西，然後進入東陽。

天色放明，即聽到敵機之聲，日寇每次進軍，都依靠它的空軍優勢。在我們快到長樂鎮時，約有三架敵機在鎮上投彈轟炸，并且機槍掃射。我們當然驚惶失措，幸鎮外有一座公路橋

梁。我們急速背着被包躲入橋下。橋邊溪水雖然不深，但也已沒到膝部。而且由於當時天氣寒冷，溪邊結冰頗厚，我們是踩冰入水的。因為炸彈與機槍之聲仍然不絕，我們已經顧不到污濁的泥漿和寒冷的冰塊。但大家其實都在橋下瑟瑟發抖。在這個元旦佳節，班級里原來已經準備了一些苦中作樂的活動。却想不到竟遇上這樣一個恐怖狼狽的場面。

我們當然都沒有錶，但估計約有一個小時，才聽不到敵機聲音，我們從橋下爬上岸來。長樂鎮已經屋舍殘破，一片哭聲。我們則滿腿泥濘、濕淋淋地餓着肚子在黃沙公路上前進。午後到達了東陽胡村，這是進入東陽後第一個稍具規模的農村。村邊的一所二樓小木屋門上貼有一張『宿夜』二字的紙條，必然是個簡陋的旅店。我們到了門口，立刻有一位年逾五十的老奶奶出來，看到我們這樣五個骯髒的年輕人，馬上接我們進店。我們的滿腿污泥，當然讓她的店面弄得一塌糊塗。但是她毫不在乎，而且在略知我們這天上午的遭遇以後，非常同情和憐憫我們。她的兒子和媳婦帶着孫女兒在歌山開小飯店，這裏是他們的老家，她帶着一個十歲左右的孫子經管這所據她說平時很少生意的小客店。她立刻關上店門，要她孫子在爐子裏加火燒熱水。口中念念有詞地說：罪過啊，罪過啊，你們的爹娘看到都要哭呢。并隨即拿出她僅有的三四隻木面盆和土布毛巾讓我們洗面，把這些洗面水倒入一隻大的木腳盆，要我們脫了泥濘的鞋襪，一起在這腳盆裏洗腳。在我們洗腳之時，她很快地上樓而且立即下來，原來她是到樓上為我們安頓睡處。她要我們各人都脫掉污泥沾染到膝部的長褲，僅以貼身短袴赤腳

上樓。原來所謂『宿夜』，只是個地板上的統鋪，她要我們鑽入已經爲我們換好的較爲乾淨的被窩，以使僅着短袴的下身溫暖，但要我們靠牆而坐，不要脫掉上衣。她隨即下樓，沒有多久，她的小孫子就費力地端上一木面盆的燒熟了的蕃薯（顯然是原來就已燒熟而當時再加熱的），因爲她已知道我們在這元旦之日，還沒有吃過東西。農村的孩子真懂事，也能說：你們餓透了，把這吃光。並告訴我們木尿桶就在樓梯邊過道上。我們的確又飢又倦，立刻一面剥外皮，一面狼吞虎咽，確實把這一大盆吃得所剩無幾。老奶奶上來，要我們脫掉上衣就寢。把我們脫下的上衣添蓋在被上，又把每人肩上的被掖緊，多麼地慈祥、關愛。而我們立刻就呼呼入睡。

當我們先後醒來之時，抬頭看這臥室頂上的一塊天窗，爲時估計已在這個元旦的傍晚。因爲我們開房門用尿桶，所以她知道我們已經睡醒了。就在小孫子幫助下，捧上已爲我們烘乾的袴子和襪子，並告訴我們，鞋子面（我們是清一色的低幫『力士鞋』）尚未全燥，但也可以穿着了。她要我們披起上衣仍然坐在被窩里，不久就會送上晚餐。小孫子則提上一把土茶壺和幾隻碗，讓我們喝水。

我們坐在被窩中閑聊：竟遇上這樣一個元旦，要不是這位慈母般的東陽老奶奶，我們的這種狼狽處境，將怎樣解決呢？胡村，這是我們進入東陽後的第一個大村，實在也是這個元旦我們化險爲夷之處。除了一致對這位老奶奶感恩之外，大家都認爲，讓我們否極泰來，東陽

是個畢生難忘的好地方。

老奶奶上樓來爲我們點上掛在壁上的桐油燈，並且仍然口口聲聲地憐憫我們。告訴我們，雖然沒有菜，但晚上讓我們吃米飯。在下午這不長的時間裏，她爲我們洗刷袴子的髒污，洗淨鞋襪，都加以烘乾，實在是很辛苦和緊張的。但是在後來結賬時，除了按例的宿費和食費以外，她堅決不收我們的勞務費，當時稱爲『小賬』。她說：你們家裏都被日本佬占了，到常山路程還長着，要我們一路小心，節約花錢。真像慈母對自己的孩子一樣。

孫子在樓下叫飯熱了（這裏流行蒸飯，飯早已蒸熟，食用時加熱）。於是她下樓，提上來一桶熱飯，孫子幫她拿碗筷。她又下樓，端上一木盆的炒青菜。口口聲聲地以沒有好菜而道歉。其實，我們這些淪陷區學生，從初三起就吃政府的救濟。每頓也只是一鉢素菜，老奶奶的這盆炒青菜，油水多而又鮮熱，算得上是我們這年元旦的加餐呢。次日一早，她用去了皮而燒得很熱的蕃薯湯爲我們進餐上路。向我們叮嚀囑咐了許多話。我們從巍山到歌山，在她的兒、媳和孫女的小飯店用中餐，同樣地和善客氣。在沿路休息或詢問路程等過程中，當地人都和我們善言詳敘，同時也常常吐露對我們的同情。這是一九四二年的一月二日，我們自東而西橫越整個東陽縣境。我們的一致議論，東陽真是個民風淳樸的地方。

還是繼續對東陽的回憶。但與那年元旦在時間上已經過了約四十年。我們早已建成了一個新中國。我不知當年同去東陽的其他四位同學的下落，而自己在開國不久就執教於高

校，而且隨即榮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頭銜。經歷了恐怖殘酷的所謂『歷次運動』和當年到東陽胡村以前那樣地忍饑挨餓的所謂『三年自然災難』。特別是餓殍遍地的這幾年，我確實常常回憶東陽，想念東陽，當年的那些善良人，現在怎樣了？經過了這大約四十年，國家走向了改革開放。於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頓時如同鬆開了身上的網綁。特別是像我這個『歷次運動』的邊緣人物。在國際上，由於語言的方便，不斷受到國外大學的邀請，頻頻出國講學，足跡遠達南美洲。在國內，正如當年的文學家韋君宜在其晚年悔悟以後出版的《思痛錄》^{〔1〕}中所說：『只念一本書』的時代也一去不復返了。到處都舉行各種學術討論會。而我有幸在北京的一次學術會議中拜見了東陽的學術大師嚴濟慈先生。我立刻向他稟報了一九四二年元旦我們幾個狼狽的窮學生所受到東陽人的救助。或許是因為我出書較多，嚴老竟也知道我的名氏。他告訴我：東陽雖然是個山區縣邑，但長期來有耕讀傳家的傳統。我開始所稱道的諸如『民風淳樸』、『教授之鄉』等話，他作為東陽人雖說愧不敢當，但認為『耕讀傳家』的傳統，確實在這方面很有作用。

我已經忘記了這是哪一年，正時值冬令，北京的天氣特別寒冷。賓館內當然溫暖，但偶然上街，就感到『風頭如刀』。因為我從小都是用現下所謂的『死記硬背』讀書的。一時就想起『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之句，隨即向他求教：《送東陽馬生序》中的『馬生』，後來未曾見到其他記載。此『馬生』是何許人，後來幹了什麼？嚴老於是就告訴我：『馬生』以後確

無他書記及。歷史上東陽有『大東陽』與『小東陽』之分。所以宋濂的文章是一個可以研究的課題。『小東陽』在唐朝就已經出現，所以按照他的意見（其間有些話我記不清了），『馬生』應該是『小東陽』人。四十年前，狼狽潦倒，受東陽人的救助；四十年後，又能聆聽東陽這位學術大師的教誨。對我來說，真是三生有幸。

我和民風淳樸的教授之鄉的緣分，在幸逢這位學術大師以後，居然更趨密切。這是因為在『讀書有罪』、『讀書人有罪』^{〔三〕}的時代結束以後，中國歷史上修纂地方志的優秀傳統也開始恢復了。我也已記不起是怎樣地參與《東陽市志》評審的任務。但我踏入這個領域，或許是一種誤會^{〔四〕}。我至今已出版了兩部地方志論文集^{〔五〕}，都是這種誤會的產品。《東陽市志》是當地一位飽學之士王庸華先生主修的，當然不同凡響。對於《東陽市志》評審，我大概只到過二次。但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領導此事的副市長李蕙蘭女士每次都到會，而且很認真仔細地過問。當時，由於十年災難結束不久，打倒全部文化，只要一種『思想』的殘餘影響還是餘音裊裊。修志之事雖然開始，而地方政府有的是不重視，有的是不敢認真干預這項工作，以致社會上還流行『得志的不修志，修志的不得志』之類的揶揄言語。但李副市長對此却十分認真。她特別重視我的參與，與我說了不少真心實意的話，使我深受感動。我的第一部方志論文集中，有一篇《東陽的地方志修纂史與新修〈東陽市志〉》的小文章。我是不受誠意囑託絕不寫方志文章的人。撰寫論文，是李副市長或王主編的囑托，已經無法查究。但中國社科院

於一九九七年在北京召開了一次全國已出的新修志書評獎會。我是以浙江學者的身份被邀與會的。當年，除了我經管并作序的地級市志，是紹興和寧波二處。受邀參與其他市縣則較多，但感到領導真正重視而主編確實盡心的以東陽和桐鄉爲最，所以在那次評獎大會上，這四部志書，都是由我介紹發言的。最後的評獎結果，省內的地方志書中，獲獎的就是這四部。回憶一九四二年元旦，在如此恐怖和狼狽的處境獲得東陽人的救助，讓我牢記東陽的民風淳樸。而幸遇嚴老先生所受的教誨和參與修志之事，使我深爲敬服這個耕讀傳家的教授之鄉。現在，趙一先生點校的是《東陽叢書》中的一部，亦是列入《浙江文叢》的一種。當年，在家鄉《紹興叢書》編纂并屬序於我時，我亦曾與趙先生談論過《東陽叢書》之事。爲此，在這篇序言之中，我必須首先說明我與東陽的深厚淵源。

現在再回頭議論趙先生點校的、作爲《東陽叢書》與《浙江文叢》中一種的《輿地紀勝》。首先，我必須指出，《輿地紀勝》是我國歷史上『旅游文獻』的嚆矢。

當前，世界各國都把旅游業作爲一個重要的物質生產部門而加以大力發展。記得在『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那個時代，當時我在高校地理系講授的是『經濟地理學導論』及『外國經濟地理』課程。那時的高校教科書，其實就是俄文課本的漢文版。按當時課本中的物質生產部門，依次就是農業、工業、運輸業。只是在運輸業下作一點說明：運輸業不生產物品，但它改變了物品的地理位置。

事實上，中國在古代就早有旅游的事出現，所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不過當時的旅游與眼下並不完全相同。孔夫子的『周游列國』，其實是爲了宣傳他的政治觀點。司馬遷的早年旅游，足跡甚廣，但是他當時或許就有通過旅游，實現著書立說的意願，《史記·貨殖傳》就是這種成果。不過這種成果，可供後來旅游者的參考，爲此又有『旅游文獻』這種事關旅游業的文字形式的事物出現。近代有些人把《汲冢書》中的一篇《穆天子傳》作爲我國最早的『旅游文獻』。此書在晉代出土時，原是一堆蝌蚪文的竹簡，經過逐錄，并由郭璞作了注釋。雖然，從地名上查究，自河西走廊到今新疆，可以得到部分復原。但周穆王并未西行，而西王母又是一個神話人物。所以，《四庫總目提要》^{〔六〕}著錄此書於『小說家類』之中，并指出此書的『夸言寡實』，『志怪之談』。所以把此書作爲我國最早的『旅游文獻』，顯然不符合事實。

正如趙一生先生在《前言》中所指出，爲『旅游文獻』開路的是『地理總志』。因爲以後真正以全國風景名勝爲撰述目的的作者，都不可能有在全國旅游的實踐。他們的許多資料，不少是依靠『地理總志』提供的。《隋書·經籍志》著錄郎茂所撰的《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據清姚際恒的考證，郎茂是煬帝時的尚書左丞：『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錦三百段，以書付秘書』^{〔七〕}。郎茂撰全國州郡圖經，顯然出於御命。一位全國的統治者，他當然希望知道他所統治的這個國家的各種概況。《宋史·宋準傳》說得很清楚：『開寶八年（九七五），受詔修定諸州圖經』。這就說明《圖經》是皇上的需要。并且宋真宗還規定了《圖經》內容的規範^{〔八〕}：

『庚辰，真宗因覽《西京圖經》有所未備，詔諸路州府軍監以《圖經》校勘，編入古跡，選文學之官纂修校正，補其闕略來上。』由此可見，唐宋以來的全國總志，其實都是受御命而修纂的。宋太宗或許是位很好學的君王，《御覽》是他的常識課本，而《寰宇記》則是他的地理課本。所以從現存的幾種思考，這類書的特點有三：第一是御命，第二是內容刻板，第三是流傳不易。如上述郎茂所撰，隋煬帝是個好游厭學的皇帝，所以此書的下場是『以書付秘書』，實際上就是宣告這樣一種大部頭的手稿從此亡佚。本書《點校說明》提到唐宋的四部全國地理總志，在那個雕板印刷尚未成熟的時期，能够傳鈔流傳，實在已經十分難得。據故友目錄學家韓長耕教授的研究統計：『中國古代文獻包括現存的和有目無書即散佚的，大概不下十五萬種，而其中尚存世流傳可供披覽檢證的，也仍在十二萬種以上』^{〔九〕}。趙一生先生所舉的四種，即在韓先生統計的十二萬種以內。韓先生是目錄學家，他所得出的十五萬種，都是上了各種書目的。古人寫書，能够上公衆書目如正史、通志、崇文、四庫之類的，談何容易，自編書目而能幸存流傳的，也不過其中少數，所以不上書目而散佚的，恐怕爲數更巨^{〔一〇〕}。

正因如此，《輿地紀勝》之能够幸存流傳，而且和我在前面首先提出的，這是中國歷史上『旅游文獻』的嚆矢，是今後日益昌盛的旅游業這個物質生產部門的傳世之寶，實在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種難得的機遇。《紀勝》其書，按照此前傳統和記敘內容，顯然不出御意。我十分贊成趙一生先生在《前言》中指出的：『《紀勝》有一個鮮明的特色，在於突出了「勝」字。』《紀勝》不僅是王

象之按己意撰作的『旅游文獻』，而且開創了這種文獻的風氣。此書問世後不過十多年，另一種由祝穆編撰的《方輿勝覽》七十卷，隨即問世。此二書的《自序》中都有『不為考證而設』的話，這句話，也是此書與『總志』不同，非出御意的證明。譚其驤先生指出：『《方輿勝覽》的體裁迥然不同於《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等早期總志，而極為接近於差相同時的王象之《輿地紀勝》^{〔11〕}。』譚先生在此文中又指出：『兩書編者的纂輯旨趣本來就相去不遠。』《紀勝》成書於嘉定、寶慶間，早於《勝覽》十餘年，《勝覽》在制定體裁時，又受到了《紀勝》的影響。』這就說明，王象之的作品實在是開創了學者從事這類文獻的寫作圭臬。至於《紀勝》和《勝覽》二書孰優孰次，則清錢大昕在評論《輿地紀勝》時明確指出：『此書體裁，勝於祝氏《方輿勝覽》。』^{〔12〕}

在上述韓長耕先生考證的『十二萬種』之中，《輿地紀勝》，應該具有獨特性的重要性。因為在這『十二萬種』之中，它開創了一種特殊的體裁。儘管地方性的游記特別是詩詞歌賦，很早就已經出現。但要在一部書裏匯集全國之『勝』，而又提出他的編撰『不為考證而設』。這就是此書是王氏開創的我國『旅游文獻』的實證。而此後不過十多年，即有學者倣效這種體裁，即上面已經提及的祝穆的《方輿勝覽》。從此以後，歷元明清各代，雖然按御意纂修的全國性『總志』（元以後多稱『一統志』）依然賡續，但學者撰寫游記之風和編纂『旅游文獻』的事顯然多起來了。簡單舉個例子，清王錫祺就收集他當代的游記文章加以匯輯，編成《小方壺齋輿地

叢鈔》一書，全書分正編、補編、再補編三部，每部十二帙，共一千七百餘種，多是清人出游的目擊記載，其中并有記及歐美等外國的。這是自從《輿地紀勝》開創這種『旅游文獻』體裁以來，我國皇朝時代的最後一部有價值的『旅游文獻』。

爲人上者需要刻板而規格完整的『總志』以了解舉國大勢，但人民有外出旅游見世面的欲望。如《輿地紀勝》之類的記敘，正是爲了民間的旅游所需。『旅游文獻』爲民間旅游者提供趙先生在此書《點校說明》所指出的『勝』處，這是此類文獻的極大作用，同時也促進了有條件外出游山玩水見世面的實踐。有了這類文獻，外出旅游者必然增加。舉個特殊的例子是明代的徐霞客，他畢生以旅游爲專業，自二十二歲之年就棄置了當時一般文化人的舉子之業，而從事游山玩水，足跡遍及江、浙、滇、川、燕、晉等十七省，并且寫下了可以傳至後世的《徐霞客游記》。我們當然不能論斷《游記》與《紀勝》的直接關係，但近古旅游活動的增加，《紀勝》這部『不爲考證而設』而以『勝』爲主題的文獻，顯然是個重要的開端，而且有一點或許可以斷言，徐霞客必然讀過《紀勝》。

當前開始發展的旅遊業，前已敘及，是國家的一個重要的物質生產部門。同時也是一門學問，需要一批有學問的人研究和議論。這中間，對歷史上『旅游文獻』的闡述發揮，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端。爲此，對於創始這種體裁的《輿地紀勝》的點校，確實是一件很有價值的工作。

作爲《東陽叢書》中的一種，《輿地紀勝》是其中的要籍。希望既愛旅游而又做學問的朋